

文安新桥经济开发区 毁田撂荒事件调查

■ 本报记者 鲁扬 丁国明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收到来自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德归镇小长田村近百位村民的一封信求助信(电子邮件),信中说:我们4年多来不间断的向县、市、省相关部门反映我村干部及新桥工业区(现文安新桥经济开发区)工委在我村工作中的违法违纪问题,但时至今日也没有得到解决。

求助信中提供了大量图片及事件描述,主要涉及毁坏农田、土地撂荒、征地补偿款被挪用等问题,《中国企业报》记者随即展开调查。

农田中现深沟 园区发展缓慢

文安新桥经济开发区,位于文安县德归镇,其前身是新桥工业区,最初是将当地已有的工业企业聚集起来统一管理,后来升级为经济开发区。

在6位村民代表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园区所在地。现场发现,园区规模十分有限,由东向西眺望,几百亩土地上排列着零星的几家厂房,说是一座园区,不如说更像一座小型工矿企业的厂区。

园区内鲜见企业标识,也看不到道路指示牌。一台挖掘子在掘地,道路上尘土飞扬,空地上杂草丛生。

据随行村民介绍,园区入驻企业不多,发展速度十分缓慢,眼前长草的土地、裸露闲置的空地过去都是良田。

在园区规划征地的另一侧,有一个宽度从30米扩大到100米左右的梯形大水沟,从公路驱车向里走,越往里越宽阔,既无来水,也无去水。

村民告诉记者,这里最初只有

一条南北向,宽5米左右的小水沟,偶尔有人取水、取土用,但范围很小。自从新桥工业园区成立以来,这里被大量挖土、取土,原本属于小长田村和新桥农场的近60亩耕地,就被挖成现在的大坑,地下水溢出后,部分地方形成深水坑,已经无法耕种。

在文安县委宣传部转给《中国企业报》记者的书面采访回复中解释:该大坑2009年以前期间已经初步形成,当时新桥工业园区尚未成立。2013年,在原来大坑的基础上,村内又对该坑中间进行了清淤取土,用于村内修路。

村民联名讨说法 置换土地引争议

村民代表介绍,当地政府将村南的500多亩基本农田变为工业用地,在没有征得全体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用临近国有新桥农场在文安大洼中心的薄碱地进行置换。

村代表回忆说,2013年5月新桥工业区工委(以下简称工委)为了得到小长田村地理位置比较好的基本农田用于开发建设,打算用距离小长田村6、7华里地处文安县大洼中心的薄碱地置换。

据介绍,工委在没有事先通知,也没有经过村民代表、村民大会讨论通过等法律程序缺失的情况下,将村14名村民代表召集到工业区,工委的负责人就直接让这14名村民代表在事先拟定好的土地置换文件上签字,14名村民代表中有4名代表不同意没有签字,另外有2名代表迫于工委负责人的施压虽然在协议上签了字,但声明只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村民意见。

由于置换土地的事儿没有事先

通知村民,村民代表所代表的村民毫不知情,在村民知道情况后有了罢免村民代表的举措,材料交给了村支书,该村143户村民联名要求工委停止违法行为(全村共256户),并于2013年5月20日向工委提交了书面意见。

可是工委不顾村民的意见,于2013年5月26日与村委签署了土地置换协议。当时,工委领导亲自带铲车、挖掘机毁青苗、铲果树,并有几十个荷枪实弹穿黑衣服的人对村民进行威慑。在没有征得大多数村民同意、在没有置换村民承包土地使用证承包合同、在没有办理土地变性的相关手续的情况下,强行在田地上垫起了一米多高的土层,将不愿置换土地的村民的地圈入其中变成大坑,并断其道路使得村民无法耕种。

为此,村民胡正顺的妻子因土地权属问题到村文书家讨说法,结果工委就叫公安局以寻衅滋事罪对胡正顺刑事拘留15日。

开发区回复《中国企业报》称,全部进行公开公告,公开登记。村民代表会议召开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符合我国村民自治组织行使权利法律规定。无强迫村民签字的情况发生。

记者入户采访了解到,村中前几任村主任、村干部及部分德高望重的村民均被排除在村民代表之外。记者看到的一百多位村民联名求助信中,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几任主要村干部的名字在列。

少批多占成焦点 征地补偿有分歧

记者从几位村民口中获悉,按照河北省批复文件要求,征用小长田村土地采取货币补偿方式,每公

顷为48万元,但事实是大部分村民没有拿到补偿款,文安新桥经济开发区把货币补偿改成了土地置换。

一份新桥工业园内部工作报告显示,工业园引进多家企业并产生巨额税收。但实际上现场显示,土地被征用3年多,绝大多数处于撂荒状态,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撂荒地应该返还给农民复耕。

开发区的书面回答是:巨额税收问题属无中生有。不存在大面积撂荒地情况,除已经上项目建设的用地,大多数为种植状态。

根据河北省2012年土地批文显示,新桥工业区工委上报征用小长田村未被利用的土地21.968公顷和集体建设用地1.1071公顷,总计大约345亩。

但村民向记者反映,新桥工业园实际征地700多亩,存在少批多占的严重问题,希望政府严查。但开发区给记者的书面回复是:工业园没有少批多占现象,每个企业入驻,都严格按照规定执行用地。

根据村民反映,新桥工业园不仅侵占征地款,还存在将基本农田冒名未利用地来申请建设用地。但记者得到的回复是:不存在此类现象。

村民告诉记者,为了获取上级政府征用土地的批准文件,却只字不提占用的是基本农田。但实际上小长田村根本就不存在一亩未被利用土地,集体建设用地也仅有原学校、化工厂和老弹簧厂占有的土地,且均位于村中心,总面积也不到12亩,这12亩土地已经转给村民个人使用。

文安县信访局给村民的回函称,文安县国土资源局已经按照河北省要求,将征用小长田村土地款拨付给文安新桥经济开发区,每公顷为48万元,经济开发区应该及时将征地补偿支付。

(下转第二十版)

访谈



专访划时代科技董事长孙保罗

“荒芜”园区如何再生



孙保罗

现任划时代科技董事长,原道智业创始人。曾担任2010年上海世博会民营企业联合馆常务副馆长,2012年德班气候大会中国企业代表团成员、前腾讯公司常年战略顾问,提出《企业可持续发展政经生态系统》保障企业发展。孙保罗是V—BUSINESS(视觉商业)理论的创造者,提倡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终端用户体验结合互联网平台能力挖掘创新,创造构建全新商业生态系统的基础应用。

■ 本报记者 王敏

“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在商业中情形恰恰相反。企业成功的原因各有不同,而企业失败的原因却相同,它们都无法逃脱竞争,而园区的兴盛衰败,与这一点是相通的。”谈起园区的成功经验,划时代科技董事长孙保罗如是说。

成功园区基因各不相同

《中国企业报》:历史上曾经轰轰烈烈地建了那么多园区,有的成功了,为何成功?

孙保罗:园区能够做成功,必定是因为其拥有独特的优势和特质。而园区的失败一定是因为先天不足,失去竞争的能力。

比如北京亦庄开发区的“园中国”模式,被学者当做园区发展的经典案例,现在已经发展到集合了通讯设备、医疗设备、汽车设备、生物制药、微电子产品等几大集群,来自全世界30多个国家的近2000家企业入驻。入驻企业投资超过150亿美元。

那这个园区获得成功跨越的门槛是什么呢?首先是政策。这个园区是北京唯一同时享受国家级技术开发区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双重优惠政策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区位优势,是位于北京东五环边上的园区。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就是这个园区成功的基础条件。

《中国企业报》:除了政策和区位优势外,成功园区还有哪些基因?

孙保罗:北京的798艺术区在投资额度和企业规模上肯定无法与亦庄园区相比,但是它拥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公众的“影响力”。这个由旧厂房改造的以自由艺术家为基础的拥有大量艺术创作的园区,已经成为北京的一个现代艺术的文化符号。

它的影响甚至扩散到国外,并与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进步和自信结合起来。所以798艺术区跨越的门槛是“文化和创新”。这使得它找到了存在和发展的定位所在。

《中国企业报》:随着制造和人力成本的提高,过去成功的园区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目前,园区都遇到了哪些挑战,又该如何应对?

孙保罗:我们在沿海地区,可以看到长期的对外贸易和生产加工形成的对工业产业链条进行精密配置的经验,在园区的建设中发挥出来。“功能型”的园区比比皆是,作为产业链条的一环,可以把某个产业的资源配置做得高效而低成本。

甚至可把园区开到海外去,2014年浙江省6个海外工业园区建设投资累计达6.18亿美元,吸引入园企业投资达15.2亿美元,年带动出口额达11.07亿美元。6个海外园区中5个位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沿线国家。

把园区开到海外其实是件不得已的事,因为国内企业的各种运行成本在不断增大,选择土地、人力和能源成本更低的国家建园建厂是市场机制的调节。

产品附加值低成园区“鸡肋”

《中国企业报》:有的园区荒芜了,为何荒芜?

孙保罗:我们看到大批的园区沦为野草摇曳的荒芜之地,表面上反映出的特征是违背市场规律:不顾国家政策,先干了再说。所谓“拍脑袋工程”就是不顾条件是否成熟,一拥而上。

另外加上投入不足,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甚至发生了用所谓的优惠政策诱骗外地企业进驻,然后“关门打狗”的情况。

“运动式”搞园区的直接后果就是园区建设起点低、功能差、格局小。所以能够引进项目和资金较少,发展步伐缓慢。由于缺乏科学的分析和架构,园区土地综合利用率无法提高,无法形成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也谈不上对传统产业改造和辐射能力。资金缺乏,投融资渠道不畅;管理体制尚未理顺,缺乏应有的发展活力;技术含量不高,产品附加值较低,这种园区就形成了“鸡肋”。

(下转第二十版)

柠条塔工业园:为入园企业设立“绿色门槛”

■ 杨永峰 刘茂华 本报记者 鲁扬

今年,陕西省神木县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要求,加快当地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大力提升园区基础设施水平,统筹推进各大园区道路、排洪和环保设施建设,启动了柠条塔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和垃圾掩埋场建设。

据悉,柠条塔工业园区提升园区集约化水平,建立项目退出机制,盘活园区用地,积极淘汰落后产能,“腾笼换鸟”。柠条塔工业园区理顺园区、镇办关系,统筹推进“产城一体、镇园融合”,进一步健全园区管理体系,赋予园区必要管理权限,增强服务保障能力。

兰炭集中彰显园区特色

神木县柠条塔工业园区位于县城西北方40公里处,神木县孙家岔、锦界和麻家塔三镇(办)交界地带,占用麻家塔办事处燕渠村、七卜树村、买力湾村,孙家岔镇柠条塔村,锦界镇活力害兔村土地,园区规划占地19.3763平方公里,其中原有区域占地9.2366平方公里,扩界区域占地4.8694平方公里,新增区域占地5.2703平方公里。

柠条塔工业园区作为神木市最大的兰炭集中区,产量连续两年居全市工业园区第一,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如何通过节能减排、优化生产环境和化害为利,变废为宝?柠条塔工业园区正在按照循环利用、清洁高效的路子阔步前行。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兰炭产业已成为承接原煤生产和煤化工及载能工业的特色产业。作为兰炭生产集中区,



神木柠条塔工业园区生产厂区

柠条塔工业园区在当前严峻的形势下,以良好的发展基础逆势而起,正在能源市场赢得发展先机。柠条塔工业园区目前共有入园产业项目73个,建成投产29个,正在建设5个,累计完成投资113亿元,园区企业直接用工5487人,间接带动就业2万人以上。

柠条塔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郝怀玉说:“园区工业总产值连续两年过百亿,经济总量占到神木县经济总量的近1/10,为全市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园区兰炭产量连续两年位居全市工业园区第一,成为神木县煤炭初级转化的核心区域,保持全国最大兰炭产业园区的重要位置。”

产业技术研发不停歇

柠条塔工业园区周边20公里内煤炭产量高达6000万吨,且煤质优良、交通便利。园区规划以煤炭初级转化为主导产业,规划主要产业形式为粉煤干馏,规划建设规模为1000万吨/年,配套建设煤焦油轻质化、

LNG和兰炭粉综合利用项目。

据了解,园区目前正在开展重大产业技术研发试验工作、重点试验工程、工业产品市场拓展、重大产业项目引进、重大产业项目调研等工作。

重大产业技术研发试验工作是由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进行的粉煤干馏试验项目,预计今年8—9月间进行点火试车;重点试验工程为兰炭在链条式燃煤热水锅炉中的燃烧和兰炭在循环流化床锅炉中的燃烧试验等;主要工业产品市场拓展工作是兰炭实现广泛民用、兰炭走进大型钢企;重大产业项目引进工作是引进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独资建设40万吨/年煤焦油轻质化项目、陕西省腾益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500万吨/年粉煤分级分质综合利用建设项目;重大产业项目调研为组织有关单位对河南省龙成集团煤炭清洁高效综合利用技术专题调研。

引导企业能源高效转化

园区副主任李海军告诉记者,将